

《山堂考索》的作者和版本

李伟国

《山堂考索》，即《山堂先生群书考索》，也称《群书考索》，旧题宋章如愚撰。元、明刊本有前集六十六卷、后集六十五卷、续集五十六卷、别集二十五卷，共二百一十二卷。全书分经、史、子、礼、乐、律、历、官制、食货、兵、刑、地理等门，搜集自先秦至宋代之大量材料，尤详于宋朝时政，而又能折衷群书，断以己意。其引书则多整段摘取原文，注明出处，既可为文史研究者提供丰富的材料，又可为校补辑录古籍者所取资，当是南宋人私纂类书中较好的一种，惜明代以后，竟无刻本，流传不甚广。而关于此书之作者和版刻源流，尚有未明了处，今就此两方面略作考察。

（一）关于作者

各家著录，均以《山堂考索》为章如愚作无疑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谓章氏“事迹具《宋史·儒林传》”，此语实出于明正德刊本《山堂考索》书首“山堂先生真像”之背面：

按《宋史》本传，章如愚字俊卿，婺州金华人。自幼颖悟，负才尚气。庆元中登进士第，初授国子博士，凡诏诰制敕皆出其手。未几

改知贵州，政绩大著。开禧初被召上书，极陈时政，因忤韩侂胄，罢秩归乡。乃结山堂数十间，以讲道义，故远途之士咸尊师之。及卒，门人谥为“山堂先生”。所著有《群书考索》及文集百十卷行于世。

然遍检《宋史》，不惟无传，乃不见有提及章如愚之文。

明刊本郑京序但有“《山堂考索》一书，乃宋儒章公俊卿所編集，板行于世，间被回禄，失传久矣。文献故家，或有存者，又秘之以为己宝。乃者吾闻愈宪院公宾巡历抵建阳，手出是书”云云，既曰“失传久矣”，则当时所据，应为宋元刊本。

宋朝历代编有《国史》、《实录》等等。元人修《宋史》，所据即为宋之历朝官史，而有所增损。因《宋史》编纂甚为仓促，每于一人传下云“事见某传”，而某人之传乃不见于史中，此种现象之发生，即为《国史》原有某人之传，已被元人刊落，而未及统一全书行文之故。章氏之传，本应见于宋官修某史中，《山堂考索》章氏像背所录即其文。明刻《山堂考索》，多将书中之“国朝”、“本朝”、“大宋”等词改为“宋朝”（其例不胜枚举，后文将及之），则像背之“宋史”云云，本或当为“国史”。

章如愚为《群书考索》的作者，此点无疑。然章氏原作，实无今日四集二百余卷之钜。上海图书馆藏宋刊本《考索》汪有开序有云：“惜哉书成而白玉楼召矣，后生晚学，罕见大全，同抱遗恨。惟中隐曹君尽得之，惧其传之不博，有孤先生之用心，镂梓以示同志，凡一百卷，釐为十集。”既曰“后生晚学，罕见大全”，今“尽得之”，则章氏原作，实仅有百卷而已。那末续作者又是何人呢？上图藏元刊本别集目下题云：“温陵吕中增广”。又明正德本别集目卷一题下（别卷无之）亦题有此六字，可见今元、明刊之《山堂考索》，是经过吕中增广的本子。

按：南宋名吕中而知名者有两人，一永丰人，一晋江人。温陵吕中字时可，泉州晋江人，淳祐七年进士，迁国子监丞，兼崇政

殿说书，徙肇庆教授。著有《演易十图》、《论语义》及《宋大事记讲义》等书。其人为淳祐七年进士，时代略后于章如愚。

《四库提要》曾列举《群书考索》中之抵牾之处，以为乃作者“疏于决择”所致，其文云：“惟其书卷帙浩繁，又四集不作于一时，不免有重复抵牾之处。如前集《六经门》外又立《诸经》一门，其文互相出入；《诸子百家》门中以晏子、荀子、扬子、文中子之类为诸子，以管子、商子、韩非子、淮南子之类为百家，亦不知何以分别。又如前集第三十五卷详列六宗之说，无所专从，续集第十卷则主郑康成说；前集第三十卷既主三年一禘、五年一禘，以为宋制合古，别集第十四卷又专主颜达龙三年一禘，五年一禘之说；前集第三十三卷专主郑康成说，禘大禘小，别集第十四卷又专主颜达龙说，禘大禘小，前集第三十八卷既主天子五门、诸侯三门，别集第八卷则又谓天子六门、诸侯二门。皆前后抵牾，疏于决择。”所列举的“抵牾”之处，既有章氏自有见解、与别人所见不同以及编录未善的原因，更应有其书实出于两人之手，所主不同的原因。

那末吕中所增广者究竟有多少卷呢？是否仅别集呢？容于下节论之。

（二）关于版本

《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著录有两种本子，即振绮堂藏元延祐中圆沙书院本和明正德中慎独斋本。

事实上今存之《山堂考索》版本连同四库本至少有四种。

1. 宋刻残本。藏上海图书馆。书原高约五寸，宽三寸许，半页十三行，行二十字。书名《新刊山堂先生章宫讲考索》，题“山堂先生宫讲章如愚俊卿编”。书名冠以“新刊”二字，或尚非初刻。前有淳祐汪有开序云：

山堂先生自有书契以来至于今日，经史子集，传记之书，充栋汗牛，反复披览，门分类析，编辑成书。上下数千载，铺列数百条，授古证今，举纲撮要，凡大议论、大制度、大沿革，嘻！尽之矣。……惜哉书成而白玉楼召矣，后生晚学，罕见其大全，同抱遗恨。惟中隐曹君尽得之，惧其传之不博，有孤先生之用心，镂梓以示同志，凡一百卷，厘为十集，摹印未竟，纸价增贵矣。第恐学者得书之易，不思其用力之艰，临用检觅，平时漫不加意，又岂先生之志欤！先生姓章，讳如愚，字俊卿，仕至国博官讲，山堂其自号，《考索》其书之旧名云。淳祐戊申良月望日，后学朝奉郎监行在榷货务汪有开敬题。

汪有开及序文中之“曹中隐”，生平不详，尚待考。淳祐为理宗年号，戊申，八年也，章如愚开禧后归乡结庐授徒，设其没于嘉定中，则距淳祐八年约三十年，是此本虽题曰“新刊”，实刻于章氏身后不久。前述增广考索之吕中，为淳祐中进士，此本刻于淳祐中，吕氏增广之本，应尚未行世，此亦为宋刻可信之一证。

淳祐宋刻原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，今存丁己两集及甲集前之书序和甲集目录（甲集残叶订在己集之前，易使人误以为宋本今存甲、丁二集）。

由宋本甲集目录看，甲集共八卷，为《六经门》，分为易类、书类、诗类、周礼类、礼记类、春秋类、六经总论上、六经总论下八部分，当元刊前集一至八卷。

丁集十卷，有《礼门》三卷、《礼器门》七卷，其一至三卷当元刊本前集之三十五至三十七卷，四至十卷当元刊本前集四十至四十六卷。其间元刊前集之三十八、三十九两卷为宋本所无，甚不可解。又其第七卷目录之一部分被订在第十卷目录中间，读者不可不知。

己集十卷，其一至八卷相当于元刊前集五十九至六十六卷，即前集最后八卷，为《地理门》，其第九、十两卷相当于元刊后

集第五十三、五十四两卷，为《财赋门》。

由以上情况可以推知，宋刊之一百卷约相当于元刊前集之全部（仅少两卷）、后集之第五十三卷以下部分及续集之一半。宋刊汪序中既谓已“尽得之”，不当对原书有意删削。如果宋刻之一百卷已大体上为章氏所辑原本，则吕中所增广者不仅有别集二十五卷，尚有前、后、续各集中之多卷。

而从元刊本之引书情况来看，后集之卷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四十、四十一及四十三至四十五卷均引有“林駟文”，林駟嘉定中曾领乡荐，而章如愚为庆元进士，开禧中曾忤韩侂胄，嘉定中已归乡讲学，两人约略同时，林稍后于章，故林駟之文不当为章氏所引。又后集卷二十三引有《皇朝编年》，为陈均所作，据《四库提要》，“端平初有言是书（陈均《编年》）于朝者，敕下福州宣取，赐均官迪功郎”，则《皇朝编年纲目备要》一书更不得为章如愚所见。两例皆出后集，亦可证吕中所增广者不仅有别集，而且有他集。

又由上述可知，今元明刊本《考索》四集之体制，实出于吕中之手。四集门类标目，每有重复，如前集已有《六经》、《诸经》、《诸史》、《文章》、《礼》、《礼器》、《乐》、《律吕》、《历数》、《地理》等门，续集又有《经籍》、《诸史》、《文章》、《律》、《历》、《礼乐》、《舆地》等门，后集已有《官制》、《兵》、《财》等门，续集又有《官制》、《兵制》、《财用》等门，别集之十门，更多与前、后、续集相重。虽然，其内容并不重复。于此亦可见吕中当日确实只做了“增广”的工作，未对章氏原著作改动，只是增补了一些章氏原未立的门类，并于已有其门而言犹未尽者，再立其门以补充材料而已。

2. 元延祐圆沙书院刊本。此本亦为小字巾箱本，半页十五行，行二十四字，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均有收藏。北图所藏一为全本，一为残本，全本为原瞿氏铁琴铜剑楼物，书名《山堂先

生群书考索》。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》云：“南宋率多类事之家，是书最为精博。此元槧小字巾箱本，雕槧亦工，不同麻沙书肆所刻”。

3. 明正德刘氏慎独斋本。此本较为多见，各大图书馆多有藏，卷目体制同元刊本。前有莆田郑京序，中云：

乃者吾闻俞宪院公宾巡历抵建阳，手出是书，以示邑宰区公曰：“是书大而天文地理之幽蹟，君道臣道之宏远，经史礼乐之渊懿，以至兵刑制置、财用盈缩、官制边防沿革，靡不深探本源，具载无遗。兹欲绣梓以广其传，然功用浩大，亥豕谬讹，非得涉猎古今，且裕于资本者，莫堪是任。子于书林可得若人以供是役否？”区退而商诸义士刘君洪曰：“非子莫克胜是任者。”刘曰唯唯。区遂以刘应命。通府程公宽，推府马公敬，闻而颺之，金以白诸新守费公愚，乃蒙叹赏，各捐俸金以资顾直，且因区宰初意，复刘徭役一年以偿其劳。刘自领命以来，与诸儒顾，校仇维谨，鳩工督责，两越春秋，始克成书。

序谓“两越春秋”，实际上刊刻此书之时间远不止两年。郑京序末署正德戊辰，即正德三年，当为前集刊成之岁；而其后集目录后则云“皇明正德戊寅慎独斋刊行”，即正德十三年；别集末则署正德十六年，前后历十余年。当时参加校勘之人颇多，具见各卷之下。关于这两点，可参阅拙作《读杨守敬题本〈群书考索〉》（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）。

4. 《四库全书》本。《四库提要补正》谓四库所据为明刊本，《铁琴铜剑楼书目》亦云，案元刊“标目分合，与四库本绝异，当是俊卿旧第也”。我曾见杭州文澜阁本，九夹一百一册，其中约半数为原抄，半数为补抄。四库本书前多无目录，此书亦然，但以每卷前之目录与元刊本相较，实无大异，《瞿目》“绝异”云云，殆未详考耳。

上海师范学院藏《群书考索》卷前有杨守敬亲笔题记一篇，谓“是书著录家无著录者，未知与圆沙本孰为后先”，以其为稀

有，其实杨氏所见亦为明正德刊慎独斋本，唯被挖去了郑京序及牌记而已。拙文《读杨守敬题本》正为此而作，可参考。

上述四种版本，宋本刊刻时间最早，且为吕中增广以前之原貌，虽只是残本，亦弥足珍贵。我曾以宋残本之目录同元明本相应部分比勘，有下述数点可见：

（1）元明刊本每有漏误：

宋刊丁集第五卷，当元明本前集第四十一卷，小标题“旂常”前宋本有“旂常类”之目，小标题“历代冕服冕制”前宋本有“冕服类”之目，元明本脱漏。

宋本丁集第八卷，当元明本前集第四十四卷，宋本之小标题“大璋”、“四圭有邸”为明本所漏，正文中则仍有其内容。又宋本小标题“牙璋”，元明本目录误作“牙玮”，而正文不误。

宋本丁集第九卷，当元明本前集第四十五卷，其中之小标题“蜃樽”、“概樽”、“散樽”、“酒壶”、“舟”等，明本错舛倒置，又漏“散樽”一题，而其正文顺序则又与宋本目相符。

宋本己集第二卷，当元明本前集第六十卷，小标题“高齐”，元本误作“家齐”，明本作“后齐”。等等。

（2）宋本中凡涉宋朝事，均称“国朝”或“本朝”，而元明本则多改作“宋朝”。

如宋本丁集第七卷，当元明本前集第四十六卷，小标题“本朝后服”，元明本均作“宋朝后服”。宋本己集第二卷，当元明本前集第六十卷，小标题“本朝”，元明本作“宋朝”。宋本己集第六卷，当元明本前集第六十四卷，小标题“本朝田制”，元明本作“宋朝田制”。等等。

（3）明刊之误，多为承元刊而有者。

如宋本己集第二卷，小标题“唐改郡为州”。元明本均误作“高改郡为州”。同卷小标题“陕西化外升改一”，元明本均误作“陕西化外升改二”。宋本己集第六卷，小标题“国郊甸稍县都图”，

元本“图”字误作“鄙”字，明本同误，而又将“国”字误作“周”字。等等。以此点连同第（2）点考察，可见明刊所据实为元刊。

（4）亦有宋刊字误，元刊明刊不误者，又有宋刊不误，元刊误，而明刊不误者。

如宋本己集第六卷，小题“迁徙自法”，“自”字误，元明本均作“迁徙有法”，不误。又如前述宋本己集第二卷小题“高齐”，元刊误作“家齐”，明刊改作“后齐”。显然为明刊校勘者见元刊有误，而又未见宋本“高齐”，遂改作“后齐”，“后齐”亦可通。此类例不甚多，然亦可表明明刊所据非宋本。

宋本虽可宝贵，但仅有残本二十卷，不能满足需要，且即或宋本一百卷今全存，其内容亦远不及吕中增广本之丰富。又吕中之学问，实不在章如愚之下，其所增广之后集、续集多卷和别集，可为《群书考索》一书增色。故今日如能影印出版《山堂考索》，当以元刊本为主，而将宋刊残本附印于末，明刊本出自元本，虽经校勘，讹误仍甚多，又流传较广，可不取，当然，如果能有人作一番校勘，则更佳。四库本不必顾及。

元明刊《考索》之目录甚为复杂，各集之前有纲目，只举门数；有目录，即细目。纲目与细目每有不同之处，而细目与各卷中之实际标目又常有异同，至有正文中有题而目录未反映者。为方便读者查阅起见，影印时除保留原目以外，似可据卷中实际标题另编一目，加上影印本页码，此为功德无量之事。

又《山堂考索》卷帙浩繁，材料丰富，经笔者查对研究，可知章、吕二氏引述群籍，甚为忠实，不轻易作删并改动，且多注明出处，在校勘和辑录古籍方面用处很大，为了方便使用者，应精心编纂一份《山堂考索引书索引》附于书末。